

卢惠龙 著
贵州人民出版社

鲁布革启示录

鲁布革启示录

卢惠龙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 陈茂荣
封面设计 邹 刚
技术设计 夏顺利

鲁布革启示录

卢惠龙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贵阳市延安中路9号)

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

787×960毫米 32开本2875印张 60千字

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0,500

ISBN 7-221-90993-7

I·161 定价: 1.30元



作者近影

·内 容 提 要·

鲁布革电站是我国水电战线第一个对外开放的窗口。

由于接受世界银行贷款，欧、亚、美洲十多个国家承包商纷至沓来，国际招标富于戏剧性演进。

日本大成建设株式会社，以低于标底43%的价格撬开中国水电大门。泽田富治先生首次来到中国，在鲁布革招募中方劳务，创造了钻爆法开挖世界纪录，震惊中外同行。

面对日方“金钱加皮鞭”的管理，中方劳务中有人发出了“我们究竟是奴隶还是主人”的疑问。

日本大成公司的到来，使我们考察中国政治结构，经济结构和民族性格结构的矛盾和疥癣有了一个参照系。

《鲁布革启示录》忠实地记录了这一场令人深思的活剧，在解剖民族精神方面具有强烈震撼力量。作品视角广，观念新，熔叙事与政论于一炉，具有浓厚思辨色彩。

·小 序·

鲁布革，云贵界河——黄泥河上的一段贫瘠、蛮荒的峡谷。它僻远、沉寂，世世代代，鲜为人知。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鲁布革，这生僻、拗口的字眼，犹如异峰突起，赫赫然面世。这段峡谷，牵动了党中央总书记、国务院总理的神经，留住了他们匆忙的步履；它引起了亚洲、欧洲、美洲、大洋

洲的广泛注意，招来了他们的资金、设备和专家
.....

1984年盛夏，日本大成建设株式会社的泽田富治先生，率领他的30名下属，来到云贵两省交界的鲁布革峡谷，承包了电站引水隧洞、调压井和压力钢管斜井工程。

日本的车辆、机械施工设备、活动住房……漂洋过海，跟随而来。

跟着，经济、技术层面的交碰展开了。

管理层面的交碰展开了。

错愕、对峙；溶合、渗透；比照、竞争；你来我往，磕磕碰碰。20多公里的黄泥河施工线上，黄尘弥天，沸沸扬扬。

为中日双方始料不及的是，精神和文化层面的交碰，也在隐蔽地、尖锐地进行，对立又统一，排斥又互补。情调，趣味，思维，观念，审美习性，思想方法，几乎都被卷进漩涡，远比前两个层面深刻。

鲁布革，改革者为你注目。

鲁布革，思想家为你沉思。

· 目 录 ·

小 序		(1)
第一章	壁垒森严.....	(1)
第二章	奇妙的反“佣”为“主”.....	(15)
第三章	汗油生光的肌腱哟.....	(31)
第四章	揭开温情脉脉的面纱.....	(46)
第五章	勇士与火牛阵.....	(55)
第六章	悲壮的“吉卜赛”.....	(72)
第七章	日本人，你们玩的啥魔方	(90)
第八章	辐射与忧思.....	(101)
后 记		(110)

第1章

壁 垒 森 严

一个封闭的、平稳的结构，终于被打破了。

开放，一般地说有两种。一是被外界强行打开国门的。比如，1853年，美国海军准将柏利，率四艘军舰开入日本幕府的咽喉——浦贺湾，强迫日本开放了港口。一百五十年前，清帝国的大门，是在“日

不落国”炮舰轰击下，惊慌失措地打开的。另一种呢，是自己感到窒息，感到压力，主动将国门洞开，迎八面来风。1982年，水电部出于后一种情形，第一次把世界银行的贷款引进水电工程。随后，就把以泽田富治先生为首的日本大成株式会社部分人员，请到鲁布革来了。

这是水电战线拉开对外开放序幕的象征。

然而，情形往往又是纷繁的。

1700年，英国航海家库克在探测澳大利亚海岸时，曾经好奇地指着如今被我们称做“袋鼠”的动物问当地土著：“这个‘跳跃前进’的野物，叫什么名字？”土著用当地语言回答：“堪加鲁”。于是，“袋鼠”在英文中就叫“Kanganoo”了。其实，“堪加鲁”在澳大利亚土著语言中是“不知道”的意思。以后，马克·吐温在《竞选州长》中，还以幽默的口吻说“我”对香蕉园的毫无所知，就像英国航海家对“袋鼠”毫无所知一样。

这是一段掌故了。

黄泥河，左臂挽着贵州的青峦，右手接着云南

的山岳，从混沌之初，便在洪荒的岑寂里度日，忠实地流入南盘江，再注入珠江去。早年，我们那些背了行囊的水利勘测人员，爬山涉水，顶风沐雨，来到这鲜为人知的地方，看到的是一条阴暗的峡谷，没有漂流队，没有航标灯，没有纤缆，没有帆影。谷底，惊涛狂浪，漩涡迭迭。岸上，蚊子成群，狼狗出没。新中国建国初期，这里还是黔、滇、桂三省结合部土匪最后盘踞的巢穴。四面环山的鲁毗寨，隶属兴义发玉乡，十六户人家，彝族，过去唯一的商品交换是出山换盐巴。水电大军到来以前，他们甚至不知道汽车为何物。勘测人员来黄泥河的这段峡谷，问及地名，当地布依族人用布依语回答：“鲁布革”。于是，勘测人员将“鲁布革”当作了地名，在他们测绘的地图上，画了一个小小的红圈，标上了“鲁布革”三个字。其实，“鲁布革”者，布依语意为“不知道”也。

“鲁布革”这个峡谷的僻远、荒凉、渺小，可见一斑。

多少年，多少代，黄泥河穿山前行，鲁布革沉默不语。空有动荡的落差，空有滔滔的大浪，空有力度，空有激情。不甘寂寞而又长久寂寞。只有岩鹰作伴，只有山风相依，河水在峡谷里载空自流，

枉诉衷曲……

八十年代初，鲁布革的命运出现了转机。水电十四局轰隆隆开了进来。

山沟里变成了吵吵嚷嚷的工地：人和物密集，诸音和噪声代序，灰尘和汗臭交织，笑声和牢骚兼容……

远看如蛋壳般的工棚建起了，
高大的载重卡车，充天塞地般挤过来了，
路在拓宽，桥在新架，
闷闷的车声在新开的交通洞里回响；
一堵堵钢筋水泥的横断山下了基础；
……

十四局刚刚甩开膀子，情形骤变。

1982年，也就是中国恢复世界银行成员国之后两年，这个国际最大的开发机构，决定向中国水电部提供贷款——这是它支持中国的运输、能源、教育事业开发的一个实际步骤。水电部决定，把这笔世界银行贷款用于鲁布革工程。

世界银行的大亨们有格外一副头脑。他们的钱不是随便好借的。既然把钱借给你，他就要监督你把钱花好。

遵照国际惯例，水电部把电站引水隧洞、调压

井、压力钢管斜井拿出来实行国际招标。这不外乎十四局碗里的肉，具体地说，是十四局四公司碗里的肉，要捞出来，让给老外。

这一着非同小可。

历来，水电部对下属的十七个工程局是厚爱的，手板手背都是肉嘛，当家的不能让孩子饿着嘛。他们采取“分筷发碗”的政策，有了任务，就指令下达给某个工程局独家施工，真是有饭大家排着吃，有活大家轮着干。哪怕众多的工程局早就应该是“自食其力”的“成年人”了，但家门没有打开，“成年人”也进不了社会。现在呢，自营制变为招标制，本事大的，舍得干的才有饱饭吃，要不然，就会有挨饿的危险。而且，把外国人也弄进来，工程给他们去干，这不啻一枚重磅炸弹引爆。

只要是“舶来品”就争相抢购。听说是“出口转内销”就去排队。偏偏在这个时候，纳粹吸精的胸襟不见了。那种守井不投湖泽，望洋却居小潭的潜在本性显了出来。

四公司，反响尤烈。

早在1978年5月，四公司的前身——三处二工区，就进点鲁布革搞筹备，他们在荆棘丛生、怪石林立、野兽出没的荒山野岭安营，点的是油灯，住

的是窝棚，吃的粮，喝的水，都靠了马帮从栈道驮上来。从乃格到调压井，直线距离三公里，他们用半年时间前后打了三个战役：在悬岩峭壁上开凿道路；修建横跨黄泥河的钢索桥；开辟半山腰的宿营地，那真是汗珠落地摔八瓣的日子呀！工地的“三通一平”由他们完成了。施工的出碴洞也由他们打通了。一切准备工作都由他们铺排就绪，现在要拱手让给外国人，用老百姓的话说：把床铺好，让给别人去睡。这心里能舒坦么？

而且，更严峻的是，四公司浩浩荡荡一千五六百号人，干些甚么去呢？按照C₁合同，劳务由中方提供。四公司充其量抽走两三百人，再除去车队、块石场、碎石场的人员，还有好几百人，一下子成了“富余人员”，这些人去哪里寻找营生？

一颗颗心在悸动。

一条条神经扭紧了。

高兴也罢，忧虑也罢，反感也罢，白肤淡发的挪威人来了，须眉浓重的澳大利亚人来了，密西西比河畔的美国人来了，亚得里亚海滨的意大利人来了——权威人士张忠国透露，1982年9月，鲁布革电站引水隧洞、调压井、压力钢管斜井实行国际招标的广告，同时在世界各个有影响的大报登出来之

后，一下子就有13个国家的32家包商，作出了投标反应。于是，先遣考察队纷纷来到黄泥河畔。

日本大成公司也派了五名工程人员，在1983年3月来到鲁布革。

鲁布革“热”起来了。山道上奔驰着各色汽车。相机镜头摄下一幅幅山景。眼镜片上犹带着轻尘。令人陌生的面孔拼成一幅威胁的图案。

这值得么？世界银行的贷款能有多少？无非一百多万张印着富兰克林头像和“我们信仰上帝”的美钞，这和工程总投资相比，不过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。

小小的隧洞工程何必国际招标？我们难道拿不下来？翻翻历史，中国人自己打了多少引水洞子？看看十四局染满征尘的锦旗，浙江的新安江、福建的古田、会泽的以礼河、蒙自的绿水河、大理的西洱河、德宏州的槟榔江、西双版纳的葫芦岛……都过来了。

招标适合中国国情？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，和资本主义不一样哪！

别看老外标价低，资本家唯利是图，他们肯吃亏？

走着瞧吧，他们钻合同空子的本事大着哩，不变着法子抬高造价我不信。

肥水不落外人田。这是千年古训。

.....

还是最后一句话道明了症结。千百年来，中国社会静态型的结构，不是以宗法血缘关系作为把人组织在一起的纽带？氏族、部落组织，不都有不可逾越的界限？“邻国相望，鸡犬之声相闻，民至老死，不相往来”的小国寡民状态，我们再熟悉不过了。

“肥水不落外人田”，这条封闭性的、排他性的古训，在它立足的自然经济土壤里一经发芽萌生，便被我们极端地神圣化，不顾时空变化地把它当作祖宗成法而恪守供奉，并且成为建构传统民族心态的一根支柱，成为历史循环论的一个死结。

当然，如果再深究一步，这种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的形成，有其地域上的原因。身处内陆国家的诸侯们，有谁想到要漂洋过海去冒险呢？思想家们谈天谈地谈人，有谁谈过真正的大海呢？孔子在《论语》中谈过一次他心目中的海，还是在失意之时。气魄最为宏大瑰丽的庄周，所谈“北海”，“南海”，“四海”，大抵也是以长江黄河来想象的。我们祖先的文治武功，都建立在自己的土地上。

长年累月在深山峡谷施工的水电工人，不能拒绝这种文化基因。他们以大山为屏，苦战一隅，对于外部世界，似乎有点隔膜。

在国外，经济国际化的趋势冲破国界，成为全球范围的国际竞争。世界市场，发育充分，无孔不入。

在国内，1979年，深圳蛇口工业区率先揭开对外开放的序幕。

跟着，珠海、汕头、厦门……门户相继打开。

机场、海关，人头涌涌，潮水般进进出出。每天送走黑头发、黄皮肤的同胞，他们去求学，去考察，也有的去投亲；每天又迎来黄头发、蓝眼睛的朋友，他们来旅游，来投资，来洽谈生意……

中国产品在升档换代，纷纷去外国“落户”。

一批批装载外国设备的集装箱卸在中国码头。

中国的劳务工人，漂洋过海去了。

外商把投资“触角”伸向中国内地。

1979年7月，世人为之瞩目的《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》由国务院正式公布。

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，上海福克斯波罗仪表公司，天津中法葡萄酒有限公司，新疆天山毛纺织品公司……一大批中外合资公司应运而生。